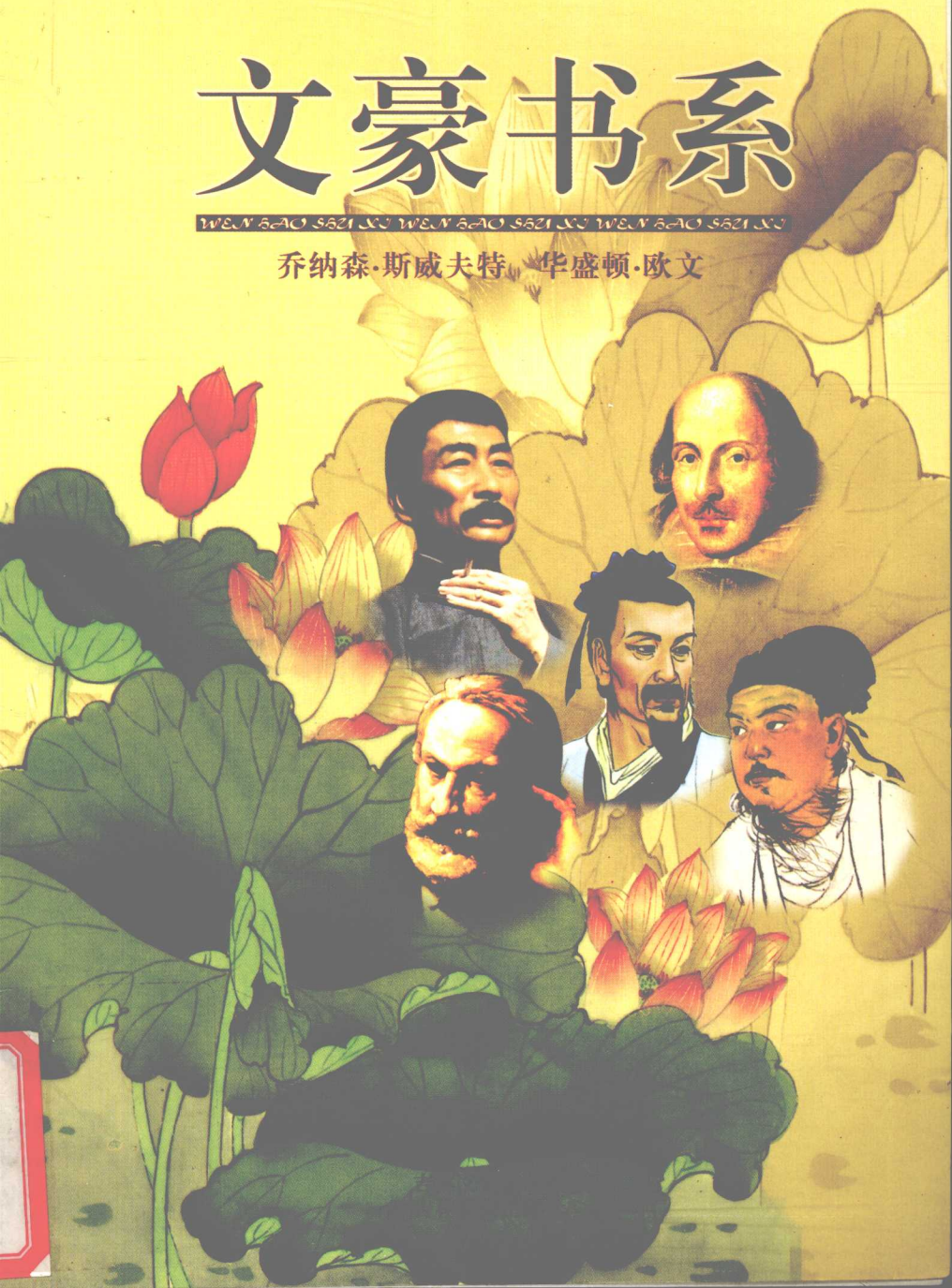


文豪书系

WEN HAO SHU XI WEN HAO SHU XI WEN HAO SHU XI

乔纳森·斯威夫特 华盛顿·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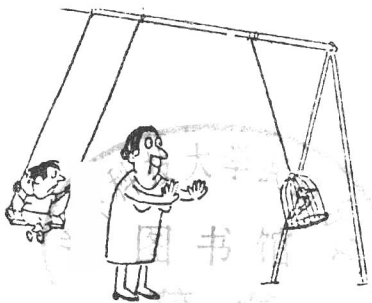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乔纳森·斯威夫特 华盛顿·欧文

第 28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乔纳森·斯威夫特	(1)
格列佛游记	(2)
第一部 利立浦特游记	(2)
第一章	(2)
第二章	(6)
第三章	(8)
第五章	(10)
第七章	(12)
第八章	(13)
第二部 布罗卜丁奈格游记	(14)
第一章	(14)
第二章	(16)
第三章	(18)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4)
第八章	(26)
第三部 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 奈格,格勒大锥,及日本游记	(30)
第一章	(30)
第二章	(32)

第四章	(34)
第五章	(35)
第七章	(37)
第十一章	(38)
第四部 慧马国游记	(39)
第一章	(39)
第二章	(42)
第三章	(43)
第五章	(44)
第七章	(45)
第八章	(47)
第九章	(49)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54)
华盛顿·欧文	(55)
欧文作品选	(55)
里普·范温克尔	(55)
睡谷传奇	(70)
鬼新郎	(98)
猎宴夜谈	(111)
我叔叔的历险故事	(116)
我姨妈的历险故事	(127)
大胆龙骑兵;或我爷爷的历险故事	(132)
德国学生的奇遇	(141)

乔纳森·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

他是遗腹子，从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十五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1692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701年获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他在大学里的主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他个人更偏爱文学和历史。

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英国，做了穆尔庄园主人威廉·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直到1699年邓波尔去世。在他担任秘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

1699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教区担任牧师，但为教会中的事务常去伦敦。

他后来卷入了伦敦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受到托利党首领的器重，担任过该党《考察报》主编。1714年托利党失势，他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持牧师，同时着手研究爱尔兰现状。乔纳森·斯威夫特积极支持并投入争取爱尔兰独立自由的斗争，但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最后都破灭了。

斯威夫特的文学才能很早就显露出来，他写过一些诗和文章，但真正使他扬名的是讽刺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1704)。在这篇故事中他讽刺和抨击了英国各教派的虚伪和无耻。此后他又写了《布商的信》(1724—1725)，抨击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货币政策、《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讽刺英国对爱尔兰人民利益的压榨和情感的欺侮等等。但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在世界几个边远国家的旅行》，即通常所说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这部

书完成于1726年。斯威夫特一生写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不署名出版的,只有《格列佛游记》例外,他出版此书得到的稿酬是200英镑。

晚年的斯威夫特内心十分孤独,只限于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交往。他将自己积蓄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用另三分之一的收入为弱智者盖了一所圣帕特里克医院。然而,斯威夫特本人也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已完全疯了。1745年10月19日,斯威夫特辞世,终年78岁,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格列佛游记

第一部 利立浦特游记

第一章

作者自序他的身世;他旅游的最初原因。他海上失事,游泳逃生;在利立浦特国土登陆获生;被捉为俘,并被运往国内。

……

因为某种原因,把我在海上冒险出游的那些具体情况告诉读者以引起他们的烦恼是不应该的做法:告诉读者如下实情也就足够了,在我们行经东印度群岛的路途之中,我们被一阵剧烈的风暴刮到了凡迪门大陆的西北方。……究竟哪些事降临到了我那艘船上的同伴们以及那些逃到岩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身上,我答不上来;可是我能肯定地说他们都失踪了。就我本人方面而言,

我听任命运的安排在水中游着，并且被大风和潮水推行着。我常常让我的两条腿垂下，经常不能探到水的底，但就在我差不多要支持不住了，几乎不能再挣扎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水的深度已不能够把我淹没了；到了这个份上，风暴也就大大减轻了。海底的倾斜度很小，从而我走了有一英里左右的距离才到达海岸边，到海岸边时我认为已经是大约晚上八点钟了。那时我又向前走了差不多半英里的路程，但我还是不能看出任何住房和居民的迹象；至少是我的身体状况太虚弱了，从而我难以发现这些迹象。我非常疲惫，而且又加上那天天气炎热，而且在我离开船时我喝下了半品脱的白兰地酒，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想睡觉。于是就在草地上躺了下来，那片草地的草很短，很软；在那儿我睡得很香，是在我出生以来我记得是睡得最香的一次，而且据我的猜测，我睡了有九个小时以上；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试图站起来，但我却动弹不得；因为我正好是仰面睡着的，我发现我的双臂和双腿从两边被紧紧地捆绑在了地面上；而且我的又长又厚的头发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稳定在了地面上。同样地，我还发觉有几条细细的带子横绑着我的身体，从我的腋窝一直到大腿地方。我只能向上看；太阳开始变得很热，阳光晒痛了我的双眼。我听到我的附近有一阵混乱的声音，但是以我躺着的姿势，我除了天空任何东西也看不见。过了一小会儿之后，我感到有些活着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游动，这个东西慢慢向前走着，越过我的胸脯，几乎走到了我的下巴处；我勾头将眼睛往下看，尽了很大的努力，我看到那是一个不到六英寸高的人一样的生物，他的双手里拿着弓和箭，背上背着箭袋。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另外至少有四十个同类的东西（据我估计）跟在那第一个的后面。我感到非常吃惊，从而大声叫喊，从而使他们都吓得转身便向后跑；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正如后来他们讲给我的，因为从我的两侧跳到地面上而跌伤了。但是，他们马上又回转过来；并且其中的一个竟然敢于走到能看清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他举

起他的双手，仰起眼睛，以一种羡慕的方式，以一种尖利但又清晰的声音大声喊道，“海琴邦·得古尔”。其他的人把这几个单词重复了好几次，但我不能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一直这么躺着，读者会相信，很不舒服。最后，我挣扎着试图解脱，我有幸挣断了那些绳子，并且取出了把我的左手臂固定在地面上的那些木制钉子；于是，我把我的左臂抬到我的脸前面，我弄清了他们捆绑我的那些方法；同时，我用力一拉，这一拉使我非常疼痛，但我拉松了点儿那些把我的头发固定在左边地上的绳子；最后我勉强能够把我的头转动大约有两英寸的程度。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又第二次逃开了；从而我听到有一阵大声叫喊，声音很刺耳；大声叫喊停止以后，我听到其中一个大声叫道，“托尔戈·奉纳克”；就在这时，我觉得有一百多支箭顷刻间射中了我的左手，这些箭像许多针一样刺痛着我，另外，他们又向空中射了一阵，就像我们在欧洲放炮弹那样；我认为许多箭落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并没有感觉到它们）而且有些箭落到了我的脸上，我马上用我的左手盖上了我的脸。当这一阵射箭结束之后，我感到痛苦地呻吟起来；并且同时再次挣扎着设法脱开身，他们就又来了一阵比上次规模更大的射击；而且他们中一些人想要用矛头刺我的两侧；但是，幸运得很，我穿着一件他们刺不穿的米黄色牛皮背心。我想静静地躺着是最为安全的办法了；而且我准备这么躺到深夜，我的左手已经得到了活动自由，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自由的；而对于那些当地居民，我有理由相信，我可以打败他们带来对付我的最强大的军队，如果他们都和我所看到的那个人长得同样大小的话。但是命运对我有其他的安排。当他们看到我安静了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向我进攻了；但是依据增大的声音，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又增多了；而且大约离我四码远处，对着我的右边耳朵，我听到一阵敲打声闹了一个多小时，仿佛人们正在工作；我就捆我的木钉和绳子所能容许的范围回过我的头朝向那个方向，我发现从地面上垒起了一个一英

尺半高的平台，这平台可以容得下他们四个人，有两三个梯子用来登上平台；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看来那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对我作了一个长长的演讲，但对此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不过我本来应该提前指出，在那位要人发表演说之前，他高叫了三次“朗格罗·得胡尔·桑”（这些话和前面那些他们后来都重复说过，并且向我作了说明）。他呼完之后，马上有大约五十个人走了过来，他们割断了那些捆绑我头左边的绳子，这使我的头能自由地转到右边去，而且能够灵活地看到那个正做演说的人和他的动作。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而且比那其他三个服侍他的人都高；那三个人中一个是侍从人员，正给那个人提着拖在后面的衣服，这个人看来比我的中指略微长一点儿；那其他两个在那演说者每一边站一个保护着他。他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是一个演说家，而且我能发觉出许多时候说的是威胁的话语，其他时候则是许诺、同情和友好的话语。我用一些语言回答，但态度十分温顺，并且把我的左手和双眼抬起来向着太阳，似乎请太阳做我的证人；我快要饿死了，在我离开船之前，我已经有几个小时一粒没进了，我发现我的自然本性的要求如此地强烈，从而我忍不住展示了我的难以忍受的感觉（可能这与礼仪的严格规则相悖），我把我的手三番五次地指着嘴，表明我想要吃东西。那个“赫够”（我后来知道，他们以此称呼一位大人物）很是清楚我的意思。他从这个平台上下来，并且命令把几副梯子放在我的两边，一百多个人登上梯子，又走到我的嘴边，提着装满了肉的篮子；这些肉是国王在接到关于我的第一道情况后下命令给我提供送来的。

看来在我登陆后一被他们发现睡在地上的时候，那位国王就通过专差报告得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从而他早知道了这些事；而且在国务会议上决定了我应该被捆绑起来，就像前面我已经讲过的那样（这些都是在夜里我睡着的时候干的），并且还决定应该有大量的酒和肉送给我，最后还要准备一个机器，以便把我运送到首都

去。

这样的决定似乎显得很大胆，又很危险，而且我敢保证说，在这同样的情况之下，任何一位生活在欧洲的君主都不会像他们这样做的；但是以我的观点看，他们这样的做法既非常慎重，又极是慷慨大方。因为如果那些人在我睡着的时候用他们的矛和箭试图把我杀死，我肯定会一感到疼痛就肯定会醒来，那就可能惹得我大为愤怒，并激起我的反抗，以致于我能够挣断了那用来捆绑我的绳子；在那之后，既然他们不能抵抗我，他们也就别指望我会对他们讲友善了。

在车子停下的地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庙宇，据说，这是那整个王国之中最大的一座庙宇，这座庙在几年前被玷污过，这根据那些人的宗教热情看来，有玷污圣地的尊严，因为这里曾发生过一桩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件，所以这里被当作公共用地使用了，这里一切的家具和礼拜用品都搬走了。他们决定让我住在这个大厦里。

第二章

利立浦特国王由几位贵族陪伴着来看被拘的作者。描写国王的为人和生活习惯。学者们被命令教作者当地话。他因性情和顺受到欢迎。他口袋被搜，刀枪被缴。

……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宫廷里的人们退了出去，我被留了下来，还留下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防止坏人们的无礼或者可能发生的恶意取闹。这些人们急切难忍地向我跟前挤拥，仗着胆子尽力向我靠拢；当我坐在我房子门口的地面上时其中有几个人向我粗暴地射箭；其中一支箭几乎射中我的左眼。但是那位上校军官下令把六名捣乱者的头头抓起来，他觉得最为合适的惩罚莫过于将他们捆绑起来送到我的手上。对此，他的一些手下遵命照办了，用他们的枪托把那几个人推到我能够抓得着的地方：我把他们全部抓

起来放到我右手里，把其中的五个放进我上衣的口袋里；而至于第六个，我做出一一种姿态，好像我要把他活着吃掉。这个可怜的人没命地尖叫起来，而那位上校和他的军官们都非常痛苦，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我掏出了我的小刀的时候；但是我马上就打消了他们的害怕心理；因为，我面色和善地立即割断了用来捆绑他的那些绳子，我把他轻轻放在了地上，接着他跑开了。我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剩下那几个人，把他们一个接一个掏出我的口袋；我观察到，不管那些士兵，还是广大居民，都对我如此宽宏大量的表示极为感激，这些情况被报告上了朝廷，当然对我极为有益处。

入夜的时候，我费了一定的功夫才进入我的卧室，我躺在了屋里的地板上，这样睡了大约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国王命令给我做一张床来。六百张普通尺寸的床用车子运了来，在我的屋里装了起来；他们的一百五十张床被缝制在一起，做成一张长宽适当的大床，然后又把这样的四张大床叠在了一起，但是我睡在这张大床上不觉得就比睡在地板上好多少，地板是平滑的石头。他们又根据同样的尺寸给我供应了床单、毯子和被子，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习惯了长时间艰苦日子的人来说，这也足以度日了。

……

……所有这些命令都立即地得到执行；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段时间内，国王经常地来看望我，并且非常愿意帮助我的老师一起教我。我们已经开始在某种问题上交换看法；我学会的第一句话是表达我肯求他给我人身自由的愿望，对于这一点我每天跪下来重复表达。他的答复是，就我所能理解的，这件事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不获得内阁会议的意见，这事不能被考虑；并且首先我必须“卢莫斯·凯尔敏·派索·德丝玛·龙·恩普索”，意思就是说，“发誓要与他和他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然而，他们总是友好地对待我；他还劝我要耐心细致地做所有的事，通过这些来获得他和他臣民们的好的评

价。他希望如果他下令让某些适当的军官来搜查我不要生气；因为或许我在自己身上带有几种武器，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东西，假如这些武器能配上像我这样一个巨大的人物的话。我回答说，我可以使陛下非常满意，因为我愿意脱下自己的衣服，和当着他的面翻开我的口袋。我说清这个意思时，部分是用语言，部分是用手势。他回答说，根据王国的法律条文，我必须由他的两位军官进行搜身：对于这件事，他明白要是没有我的同意和支持是无法进行的；但是他对于我的慷慨和正直品行有良好的印象，所以他很放心将他们的人交到我的手上；而且无论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任何东西，在我离开这个国度的时候他们都将归还给我，或者根据我规定的价格如数赔偿给我。我把那两个军官放到我的手里，首先把他们放入我的上衣的口袋中，接着又放进我身上的每一个其他的口袋内，只有我的两只表袋和另外一个秘密的口袋没有让他们搜查，我认为让他们搜查这些地方没有什么意义，在那里放着一些零用的日常用品，那些东西对于别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一个表袋里放着一块银表，在另一只表袋里放着一只存有很少金币的钱包儿。这两位先生随身带着钢笔、墨水和纸条，对于他们看到的每件东西都仔细写在了一个清单上，而当他们搜查结束以后，要求我把他们放回到地面上，他们就把清单上交给皇帝。……

……

第三章

作者给国王和男女贵族们表演一种很不一般的游戏。描写利立浦特宫中的各种游戏活动。作者同意某些条件后获得了自由。

我的绅士风度和善良的行为已经获得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极大好感，而且实际上军队和广大民众也普遍地对我有好印象，故而我开始获得一种希望，在短期之内我能够得到人身自由。我拿出全部的办法来博取他们对于我的好感。当地人们就慢慢地不再

担心我对于他们有什么危险了。我有时候躺在地上，让五六个人在我的手上跳舞，并且最后有些男孩儿和女孩儿们竟敢走到我面前，并且在我的头发里玩捉迷藏的游戏。现在，我在理解和讲他们的话语方面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王有一天想到要招待我观看他们国家的几种表演；不管在演出精彩还是在规模宏大方面，他们的表演都超过了我所能清楚的任何一个国家。最让我感到开心的是他们表演的跳绳游戏，他们在一个白色的细绳上表演，绳子长大概有两英尺，离地面有十二英寸。对于这个游戏，我想做一些详细的叙述，请读者耐心听一听。

这种游戏只有那些身份高的候选人和在朝廷上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表演。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被训练表演这种技艺，而这些人却不总是贵族出身或受过很好的教育。只要有一个重要官职有空缺的时候，或是由于死亡，或是由于失宠（这种事经常发生），就要有五个或六个这种职位的候选人向国王提出请求，要给皇帝陛下和宫廷表演绳上的跳舞；并且那个在绳上跳得最高又不跌倒的人就是那个职位的继承人。那些大臣们自己也常常受命表演他们的这一技艺，促使皇帝相信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本领。……

……

我已经向皇帝呈交了许多奏章和请求获得人身自由，皇帝陛下终于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此事，接着又在全民公会上提出来；在这些会议上没有人提出反对，只有斯开瑞什·博尔戈兰姆除外，这个人我并没有得罪他，他却喜欢以我为死敌。但是全体委员会都反对他，因此我的请求得到了皇帝恩准。那位大臣是“葛尔贝特”，或叫帝国的海军大臣；他很得皇帝的信任，也是一个通晓国家事务的人物，只是有一种阴郁难看的脸色。但是，他终于还是被说服赞同了；但还是认为我的被释放应有条款限制，而且对于这些条款限制我必须发誓遵守，条件须由他亲自起草拟定。这些条款由斯开瑞什·博尔戈兰姆本人亲自交给我，同时由两位低级秘书和几位重

要人员陪伴着。在条款读完之后,我被要求宣誓遵照条款行事;宣誓先按照我自己国家的形式,而后再依据他们的法律中规定的方式执行;他们的方法是用我的左手提起我的右脚,然后把我右手的中指放在我的头顶上,大拇指放在右耳的尖端。

我兴奋而满意地宣读了这些文件,并在文本上签了字,尽管有一些条文并不如我所期望的那么体面;那些条文完全是由海军大臣斯开瑞什·博尔戈兰姆一手拟定的;锁在我身上的链子马上给打开了,我从而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国王本人也非常赏脸,整个仪式都亲自参加了。……

第五章

作者以一种奇特的战术阻止了敌人入侵。他被授予高级称号。不来夫斯库皇帝派使节前来讲和。皇后的宫殿突然失火;作者帮忙挽救了其余的宫殿。

……正如前面我所叙述的,我有一些小日常用品逃过了皇帝的搜查官员,在这个秘密口袋中我就放有一副眼镜。我把这副眼镜取出来,尽力牢固地戴在我的鼻子上;有了这个装备,我就继续大胆地工作起来,虽然敌人还在不停地放箭;有许多箭射向了我眼镜的镜片玻璃上,但这没有任何影响,远远不能损坏它们。现在我已经系牢了所有的钩子,并把绳子的结抓在手中,开始拉动,但没有一只船动一动,因为这些船都被锚死死在固定着,所以在后面还需要有最为大胆的工作。我于是放开了绳子,并让铁钩牢系在那些船上,我果断地用小刀割断了系着铁锚的绳索;同时,我的脸上和手上中了可能有二百多支箭:接着我又抓起系着铁钩的绳结的一端;并且轻轻松松地将敌人最大的五十艘战舰拖在我的身后往前走。……

……

皇帝陛下希望我找个其他的战机把他的敌人的剩下的战舰全

都拖进他自己的港口。而且这位国王的野心实在难以估量,从而他好象一心想要把整个不来夫斯库帝国降低为一个省份,并由一个总督去接管它。他想全部取消大端派的流亡者,并强迫整个国民都打破他们鸡蛋的小端;通过这些方式,他就可以成为整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君主了。但是我千方百计使他转变这种念头,从政策方面和正义角度我向他列举了许许多多的证据;并且我清晰地表示,我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用来使一个自由而坚强的民族变成奴隶;而且当这件事在国务会议上展开讨论的时候,那些大臣中最明智的成员们都同意我的观点。……

在我立下这一功勋之后大概三个星期,从来夫斯库来了正式使节,他曲膝地提出求和;很快两国讲和,条件对我们的国王很是有利;关于这些我不再麻烦读者知道了。共有六位使者,带着大约五百人的随行人员;他们的人境仪式十分隆重,适合于他们主人的威严,也表明了他们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和约签订之后,我凭借自己当时在民众中的声望,或者至少在表面看来是有这种威望,在签订条约过程中帮过他们很多忙。他们的大使在私下里晓得我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于是就礼节性地前来拜访了我。……

……

……一天午夜,我突然被惊醒,有几百人在我的门口大声呼喊;因为突然被惊醒,我有几分害怕。我听到不断地呼叫“布尔格兰姆”这个词,朝廷的几位大臣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请求我立即赶往皇宫之中,在那儿,皇后陛下的寝宫着了火,一位女侍者一时大意,她看传奇小说时睡着引起了火灾。……前天晚上,我已经喝了许多的最美的酒,这种酒名叫“格力姆格瑞姆”(不来夫斯库人叫它“福禄奈克”,但我们的酒据说更好一点儿),这种酒有很好的利尿功能。而最为巧合的是,我还一次小便都没有解过呢。我靠火很近,并要尽力扑灭它们,身上吸收着那火的热能,这使那些酒开始

变成尿液；我就痛快地撒了一泡，这一泡也撒得正是时候，在三分钟之后，那场火就全部被我浇灭了；剩下那些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皇家建筑，也就幸免这场大火给毁灭了。……

第七章

作者得到消息说，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他就逃往不来夫斯库。他在那儿受到欢迎。

……

当我正要打算去拜见不来夫斯库皇帝的时候，朝廷中一位地位显赫的人员（对于他，我曾经一再帮过他的大忙，当时他曾大大地得罪了皇帝陛下）在夜里乘坐着一把睡轿非常秘密地来到我的居所，他没有通报自己的名字就要求允许见到我。……他的讲话大概如下所示，他一离开我这儿，我就把内容记了下来。……

“你要明白”，他说道，“关于你的事情，最近召开了好几次国务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方式十分秘密；并且，就在两天前，国王陛下已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你是很知道的，几乎你一来到这里，斯开瑞什·博尔戈兰姆（“葛尔贝特”，或称海军大臣）就成了你的死敌。我不清楚他最初恨你的原因，可是他对你的仇恨自从你在与不来夫斯库战斗中取得极大成功之后增加了不少，因为相形之下，你的功劳使他这个海军大臣暗淡了不少。这位大臣与财政大臣佛利姆奈浦（他对你的仇恨是由于他太太的事，这已路人皆知了）、陆军大将利姆托克、礼仪大臣拉尔孔和那位大法官巴尔墨夫相勾结在一起，已经预备好了一份对你指控的文件，指控你犯有叛国罪和其他一些重大的罪行。”……

……

最后我终于做出了一项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也许会招来一些非议，这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坦率地承认，我保存了自